

袁永海

著

隱居 溫哥華

袁永海中篇小說選



隱居溫哥華 ——袁永海中篇小說選

作者 / 袁永海
責任編輯 / 林世玲
圖文排版 / 譚嘉璽
封面設計 / 蔡瑋中

發行人 / 宋政坤
法律顧問 / 毛國樑 律師
印製出版 /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796-3638 傳真：+886-2-2796-1377
<http://www.showwe.com.tw>
劃撥帳號 / 19563868 戶名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讀者服務信箱：service@showwe.com.tw
展售門市 / 國家書店（松江門市）
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518-0207 傳真：+886-2-2518-0778
網路訂購 / 秀威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bodbooks.com.tw>
國家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>
圖書經銷 /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、32號4樓
電話：+886-2-2795-3656 傳真：+886-2-2795-4100

2011年12月BOD一版
定價：200元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Copyright©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 Ltd.
Printed in Taiwan
All Rights Reserved

港台書

隱居 溫哥華

袁永海中篇小說選



袁永海
——
著

目 次

愛在加蓬 005

傻男孩 037

夢滅愛爾蘭 079

墨國白娘子 103

隱居溫哥華 139

愛在加蓬



我突然冒出個想法，打算不辭而別，離開穆伊拉，離開加蓬，離開我仍然深愛的「老公」嘉墨比，而且永遠都不再回來了。講不出具體的緣由，總之在這個季節，我的心情越來越糟糕，一直很複雜，我想念我的國家，惦記著觀看北京奧運，思念杭州的父母、親人和朋友，一陣陣地無法抑制地渴望重新回到家鄉的懷抱！

嘉墨比當然脫不了干係，這個杭州大學的黑人留學生，把一個土生土長的西湖漂亮MM「騙」到手，又把她萬里迢迢「拐」到加蓬，「拐」到穆伊拉的鄉下，把她扔在完全生疏的潮濕的木質房子裡，然後似乎根本不顧和她正式走進教堂，舉行宗教儀式，就一頭消失到首都利伯維爾，僅每天給她短短地打幾個電話即算了之。

不過，我相信嘉墨比還愛我，而且深深地愛著。但我不敢確定這個身為加蓬芳族，口中經常秀著中國話的大男孩，他愛不愛與他同族的絕對美女邁塞勒？我這樣說，是因為我在那個同樣是黑人的女孩面前完全沒有了一點點自信，我應該算是個美女，古就有蘇杭二州出美女麼，但與她相比，我無疑遜色了很多，邁塞勒無與倫比的漂亮，無與倫比的性感，她根本就不像他們芳族的絕大多數女孩，芳族人幾乎個個矮小，以致她們所設計出的房屋都低矮，她們皮膚黝黑，腿短，胸寬，鼻子扁平，唇厚，大腦袋……但邁塞勒卻身體修長，高胸、細腰、翹臀，且皮膚細膩如

同油脂，大眼睛忽閃著，長睫毛曲翹著，厚嘴唇翻開著，三七分的無數條小辮子活潑俏麗。更讓我每天憂心忡忡的是，雖然嘉墨比總是不在家，但邁塞勒仍然十分固執地堅持著每天都來找他，她還非常坦誠地跟我講吶，她說，她們加蓬共有人口大約150萬，分兩大種族，即俾格米人和班圖人，而她們芳族則屬於後者，加蓬處在傳統婚姻與現代婚姻並存階段，農村大多為傳統婚姻，只有城市才盛行現代婚姻，如今農村大部分部族依然實行著一夫多妻制，所以，嘉墨比愛我和我結婚都不會影響她將來成為他第二個老婆。我當然不能全部聽懂芳族人的芳語，可邁塞勒在表達她對嘉墨比無限愛慕的時候，更多地採用的居然是我們的漢語，從哪裡學來的？當然是嘉墨比！

嘉墨比在穆伊拉鄉下，甚至在穆伊拉整個地區常秀中國話是眾所周知的，他是這一地區的名人，留學中國，學的是漢語言文學，所以沒人覺得他神經質，反而個個都很崇拜他。穆伊拉擁有近10萬人口，這在加蓬共和國除了首都利伯維爾，就算比較大的城市。整個加蓬地廣人稀，人口密度大約每平方公里不足4人，85%的土地被一種叫作奧庫梅樹的森林所覆蓋，如果你乘坐飛機，倚靠舷窗，透過雲隙向下張望，加蓬的城市、小鎮及鄉村，全都淹沒在浩瀚的綠色海洋裡，所以加蓬賦有「綠金之國」的美譽。嘉墨比愛自己的國家，但他更喜歡中國的文化，他還參加過央視的07年「星光大道」呢，雖然沒取得什麼好成績，甚至都沒能進得了週冠軍，但正是從那個時候起，這個吸晴的黑人留學生才正式進入我的視野，作為杭州大學的同學，也許正是從支持他那一刻開始，我由最初對他的仰慕，漸漸產生了喜歡，而最終一發而不可收地演變成了愛慕。嘉墨比曾經向我表白，他要把中國的文化帶回加蓬，要把中國五千年的文明介紹給加蓬人民……但

是兩三個月過去了，這個屬於穆伊拉鄉下鳳毛麟角一樣少的富家子弟，他都做了些什麼？在我看來，還不是整天遊手好閒？

我曾經在電話裡以及當面都問過嘉墨比，我說，你幾天幾天地泡在利伯維爾是在尋找工作嗎？嘉墨比一直都是嘿嘿地鬼笑，他說也是也不是，我繼續問他，什麼叫也是也不是？他就顯出一幅諱莫如深的老成神態，然後十分嚴肅地對我講，他說我的寶貝兒，你不用急，不用急，就快了，就快了。我有些失望，於是沉了臉，質問他，就快了指什麼？他就一歪頭，佯裝嗔怒地訓斥我，你怎麼老是打破砂鍋問到底呀？接下來是瞬間的沉默，嘉墨比很會察言觀色，他不允許我們之間產生不愉快的沉默，他這時準會一把把我拉過去，攬到他的懷中，親親我的耳朵，髮際，腦門兒，眼睛……一面親，一面百般柔情地對我說，寶貝兒，真的快了，不需要多少時日了，你就要什麼都看到了，屆時，你會滿意得美到天上去！我壞壞地猜想，他是不是對邁塞勒也有過這樣的柔情呢？

邁塞勒問過我同樣的問題，就是我追問嘉墨比的問題，她閃閃著會放電的大眼睛，隨時捕捉著我眼神的變化，姐姐，她管我叫姐姐？這分明已經將自己看成了嘉墨比的二房！你知道嘉墨比老待在利伯維爾在幹什麼嗎？我就用手比劃著騙她，我反問她，難道你不知道嗎？他是煩你，在躲你呀。她不信，這小MM鬼精鬼精的，不愧為部族酋長的女兒。而往往在這小妮子認為已窺破我心計的時候，她的本來就外翻的厚嘴唇，定會更加有力地誇張地外翻一下，接著，她會習慣地獨立伸出右手食指，在我面前輕輕擺動，十分誠懇地批評我，你——不老實！不友好！她還說，既然這樣她就準備前往利伯維爾一趟。這簡直快要把我嚇死了！

二

嘉墨比的老家叫蘭巴韋，坐落於加蓬中東部，屬於恩古涅省穆伊拉州的一個郊區小鎮。他父親是個傢俱商人，我前面說過，加蓬擁有廣袤的原始奧庫梅樹森林，因此盛產奧庫梅木，在那裡你經常可以看到一隊隊滿載著奧庫梅木的卡車沿途駛過，這是一種相當名貴的木材，奧庫梅木紋路清晰，氣味芬芳，做出的傢俱尤為氣派奢華。據說加蓬有一家五星級酒店就被稱作「奧庫梅酒店」，店內裝修及所有傢俱都是用奧庫梅木所作，而2004年初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加蓬時正是下榻的那家酒店。嘉墨比的父親娶有三房老婆，可他很少在家居住，常年只帶著嘉墨比的三娘逗留於穆伊拉州內，那裡有他開辦的一家很大的私營傢俱賣場。而嘉墨比的親娘和二娘則留守於蘭巴韋鄉下。

08年春節剛過，我就跟隨嘉墨比來到了加蓬。加蓬給我的感覺一切都那麼新奇，加蓬地處非洲中西部，橫跨赤道，緊緊毗鄰白沙細浪的大西洋，海岸線綿長800餘公里，屬典型的熱帶雨林氣候，全年高溫多雨，平均氣溫26℃，幾乎感覺不到明顯的季節變化。初臨異鄉國度，這裡對我有無限的誘惑，一座座小鎮和村落，就宛若鑲嵌在無邊的綠色地毯上的珍珠，那一時刻純淨的蘭巴韋綠色早已經把我給迷醉了。但沒想到蘭巴韋人對我的好奇，絕不亞於我對蘭巴韋的好奇，我坐著嘉墨比父親接我們的車子，車子沿村街緩緩駛過，街道兩側擁擠著蘭巴韋所有的村民，有些人手裡還舉著鮮花，就像接待某國的元首一樣。車子開到村中央故意停下來，那裡建有一個正方形的廣場，屬於加蓬每一個村落都擁有的傳統建築，廣場一側是村裡的公房，它是全村最高大的房屋，供全體村民聚會、議

事和休憩之用。嘉墨比父親命令我們下車，把我倆領到公房前的高臺上，他對著快速圍攏過來的村民們高聲而驕傲地宣佈，你們看，我兒子，他從大中國領來了一個漂亮老婆！聽得出他的激昂的聲音裡流露出無限的自豪。

我被蘭巴韋人的熱情感動著！

嘉墨比家對我的招待同樣令我感動。不是最初的幾頓，而是幾乎頓頓天天都如同享受國宴一樣，飛禽走獸魚鱉蝦蟹應有盡有，我吃過野牛尾、疣豬舌、羚羊臉、猴子腦、大象拔、菌類、蕨類……以及最能反映加蓬烹飪特點的各類的湯汁，香甜可口的貢波樹葉燉芋頭湯，清爽淡雅沁人肺腑的棕櫚果核湯，酷似巧克力味的野芒果仁做成的奧迪卡，還有她們芳族人特別喜歡食用的，用肉末、蔥頭、辣椒燒成的納尼湯，其味道之鮮、之美，足以誘人垂涎，食之胃口大開。每餐中，當我吃上一口芭蕉葉包肉的時候，那片刻的滿足，真的總令我產生那麼點樂不思蜀。

為嘉墨比家採購膳食用品的，是他家長期雇傭的一個本村青年，這青年看上去似乎比嘉墨比小上三四歲，個子非常矮，也就1米4幾的樣子，腦袋尤其的大，是典型的芳族血統人。我有點害怕這個青年，他好像有點傻，而且嚴重的口吃，我一點也聽不懂他的口吃芳語。不過記憶中，這青年似乎從未和我說過話，我只是害怕他總在偷偷地看我的眼神，難道……他有偷窺癖嗎？他還不僅僅只在公開場合偷窺我，在花園裡，在走廊上，甚至在我的私人房間裡，有好幾次我都看到他那張齜著小白牙的大黑臉，隱藏在某個陰暗的角落，一雙白燦燦的小眼睛鬼鬼祟祟地對我瞄望，他要幹什麼？對我圖謀不軌嗎？我曾經想過，是不是把此事告訴給嘉墨比，但最終還是忍住了，我擔心嘉墨比以及他的家人笑我大驚小怪。

不過，還真的不是我大驚小怪。

這一天，邁塞勒又來找我了，她好像還沒有去利伯維爾，這小MM似乎永遠都那麼興致勃勃，她一點也不介意我曾經騙她和對她的敵意，她居然邀請我，說要帶著我去村北的丘陵上挖蕨根，就是加蓬人餐桌上經常出現的一種蔬菜，我猶豫著，不知該不該去，不是不想和邁塞勒搭伴，我還沒那麼酸氣，也不是不想離開家，老實講，這兩個多月，一直被困在嘉墨比家的別墅裡，我感覺自己都快憋瘋了，我是多麼的渴望外出一回呀。但每當內心湧現出這一念頭的時候，我的耳畔就會響起嘉墨比親娘對我的頻頻叮囑，她說如果我出去千萬要處處小心，因為加蓬國兩級分化極其嚴重，即貧者多，富者少，因此許多地方的治安都不是很太平，尤其是外國人，他們的護照和錢物經常被偷或被搶。

邁塞勒可不管那一套，不由分說，拉起我便走。蘭巴韋並不是很大，我們沒有利用任何交通工具，只由邁塞勒隨身背了一個編筐，我們邊走邊聊，當然是一邊比劃一邊聊，而且我們倆都是芳語和漢語相互攙和，只是邁塞勒芳語多漢語少，而我則漢語多芳語少，我們的溝通還算比較順暢。不知不覺中我們走出了蘭巴韋，蘭巴韋鎮外到處是各種熱帶樹木和碧油油的草灘，一眼望去，剎那間會把人心中的所有鬱悶蕩滌驅散，我歡快地揮起雙手，口中噢——噢——地大聲呼喚著，情不自禁地在鄉村土路上奔跑起來。可是就在我們離那段丘陵還有咫尺的時候，猛地從路邊一棵粗壯的樹後竄出一個黑影來，這黑影二話不說，衝上幾步就用一條胳膊圈住了我的脖頸，而另一隻手開始迅速在我身上摸索，我嚇得大哭起來，一面哭一面聲嘶力竭地嚎叫，邁塞勒這會兒嚇傻了，她站在不遠處，定定地看著眼前所發生的一幕。正在這危機的關頭，不知怎麼，嘉墨比家的那個青年竟奇怪地突然從丘陵下的溝壑中站起，他狂吼了一聲，就朝我這裡兇猛地撲過來……

三

這天傍晚，嘉墨比回家了，他父親也風塵僕僕地趕回來，說是要給我壓壓驚。稍晚些時候，邁塞勒帶著她的酋長老爹也出現在嘉墨比家。酋長老爹還特意給我送來了一件禮物，是一款加蓬女孩都喜歡佩戴的精美別致的銀項圈，下面還特別加掛了一支由「鼻骨」做成的耶穌十字架項墜兒，「鼻骨」並非真正的鼻子骨頭，而是鼻骨地區特產的一種天然石材，據說它是世界上最軟的一種石頭，用「鼻骨」做成的各種畫可是加蓬最著名的工藝品。酋長老爹還代表邁塞勒一百分真誠地向我表達歉意，芳族人大多信奉天主教，少部分堅守著萬物有靈信仰，邁塞勒老爹雙手合十，虔誠地一字一頓地禱告，我－尊－敬－的－中－國－朋－友，願－這－只－「鼻－骨」－耶－穌－項－墜－今－後－永－遠－保－佑－你－平－安！他居然也能秀我們的中國話！這令我感到萬分驚喜。

我連聲謝謝！謝謝！

邁塞勒這晚穿著很別致，一身非常豔麗的超短套裙，紮起了五顏六色的纏頭巾，一個俏皮的燕尾結高高的翹立於腦後，這使這個本來就漂亮性感的黑人女孩顯得更加活潑迷人，而更誘人的，是她居然打著一雙赤腳，兩條修長而光潔的腿上很有規則地塗上了許多白色的斑點，一直延伸到臀部，就像穿著一雙華美的長筒網襪。我正納悶她為何如此打扮，是不是專門穿給嘉墨比看的？這時，別墅的外面突然傳來了喧天的鼓聲。邁塞勒一把抓住了我的手，我看見她的外翻的厚嘴唇誇張地更加外翻一下，她拉起我就向別墅的外面跑去。來到院子裡，我幾乎驚呆了，夕陽已

經掉進大西洋裡，夜色籠罩了院子，我根本不知道嘉墨比家的院落何時居然升起了幾堆篝火，而且還蒞臨了那麼多青年男女，她們個個與邁塞勒一樣的打扮。我感到了一雙眼睛，就是嘉墨比家的那個長工，他正立在院子的角落，身前支著一架鐵板燒，淡淡的煙霧裡，我看見他不時地翻動一下鐵架上的烤鮮魚，滿院子瀰漫著醉人的大西洋鮮魚的清香。

原來是嘉墨比，是邁塞勒，是嘉墨比和邁塞勒的兩個老爹，經過共同商議，為了給我壓驚，為了讓遠方尊貴的朋友很快忘記白天的遭遇，專門為我舉辦了一次芳族特有的篝火歌舞表演，非洲幾乎所有的民族部落都有其自己獨特的歌舞，這是他們傳統的文化，芳族也不例外。現在，我的到場就是主人的到場，場面一下子熱鬧起來，嘉墨比親自加入到鼓樂的行列，邁塞勒強拉著我，一直把我拽到院子的正中央，我忸怩著掙扎著，大聲地對她說，我不會，我不跳，可是與邁塞勒打扮完全一樣的年輕女孩們，她們本來全都坐在地上，這時，突然間全都站起來，閃電般圍成了一個圓圈，結結實實把我堵在了中央，我不知所措，尷尬地停在那裡，我聽見一圈人齊刷刷地對著我說，你好！中國的朋友！她們說的居然都是漢語，都能秀中國話，雖然僅簡單的幾個字，但這聲音太熟悉了，太親切了，我的雙眼剎那間濕了。

鼓樂聲陡然大振。

隨著震耳欲聾的鼓樂，女孩們呼嘯一聲，立刻跳起了激烈的舞蹈，她們甩動頭部，起伏胸部，屈伸腰部，擺動和旋轉胯部……非洲各部族的舞蹈本就強調人體各部位的活力，粗獷豪放，節奏感鮮明強烈，如行雲流水般激越高昂，充分體現熱帶風情獨具的風格。我看著她們跳，聽著激動而震人心弦的鼓點，漸漸地我的羞澀感消失了，我不再忸怩了，慢慢的，我開始學起了

邁塞勒的動作，不知不覺地跟著活動起來，跟著跳起來，我們跳完一曲緊接著另一曲，放鬆和無比的歡快屬於這個夜晚，屬於我們，屬於一個從遙遠的東方而來的中國女孩。累極的時候，我們就無拘無束地席地而坐，我們吃著清香四溢的大西洋的烤鮮魚，大口大口地猛灌法國香檳。我完全融入了她們，我暫時成了一個芳族女孩。

吃夠了，也喝夠了，鼓聲一起，我們繼續狂跳。芳族的女孩個個是舞蹈天才，個個稱得上舞蹈家，芳族人的歌舞往往都是通宵達旦的，在那種激烈而狂歡的場合你永遠都不會覺得疲倦，你永遠都覺得自己渾身勁爆，你會不希望天明，不願意看到日出，但朦朧的日光又總會在不知不覺間從遙遠的東方逐漸地明亮起來。某一時刻，我突然看清了嘉墨比家院子裡的幾棵高大的椰子樹、棕櫚樹以及幾棵茁壯的芭蕉樹，熹微的晨光中，這些熱帶樹木顯得分外妖嬈美麗，彷彿比我剛來時看到它們的樣子還要妖嬈美麗。鼓聲在這個時候停止了，我看見嘉墨比丟下了鼓槌，似乎正想朝我走來，可邁塞勒卻不失時機地一個箭步竄了上去，她截住了嘉墨比，抓住了嘉墨比的雙手，她在我的眼皮子底下，踮起了腳，用突然伸出的雙臂，面對面地一下子圈住了嘉墨比的脖頸，但嘉墨比推開了她，還沒等她繼續完成更親昵的動作，就推開了，他朝我走過來，可是我有點酸意，我沒有朝他走過去，我閃開了他靠過來的身體，只給予他一個輕輕的點頭。然而點頭的瞬間，我忽然又生出了那個奇怪感覺，就是嘉墨比家那個青年長工賊溜溜的目光，我用餘光裝作漫不經心地掃向那個角落，哦，我發現了，那對白燦燦的小眼睛，果然篤篤地一直在背後盯視著我。啊，鎮北丘陵附近的突然救助，那怎麼可能只是一次機緣巧合呢？

四

某天接近中午，我正在別墅一層的客廳裡看電視，這是我每天這一時段必做的事情，我惦記著北京奧運，我想看看火炬傳遞的消息，但加蓬的電視臺少得可憐，僅有四家，即加蓬一台，二台；另外還有兩個非洲電視臺，即三台，四台。而其中二台的信號又僅僅覆蓋了首都利伯維爾，四台為閉路電視，因此只有三台全天21小時播放，據說，這家電視臺始建於1988年，私營，每播放期間必須要轉播兩次法國的電視節目。我聽不到自己國家的聲音，聽不到奧運的消息，火炬現在究竟傳遞到哪裡？其實我基本聽不懂電視裡的新聞解說，加蓬自己的語言也好，加蓬的官方語言——法語也罷，你知道，我們國內教育的第一外語基本都是英語，所以我只想看看電視裡的畫面，只希望看看火炬傳遞的畫面，哪怕只一次也好，但是，一直沒有，我一直都沒有看到過！

突然有兩個十多歲的陌生小孩闖進來，一個男孩，一個女孩，很像兄妹倆，他們看了我一眼，怔了一下，我正要喊叫嘉墨比的親娘，但發現這兩個小孩似乎對嘉墨比家十分熟悉，他們雀躍著很快穿過了客廳，直接朝嘉墨比二娘的房間衝去，不過他們並沒有在嘉墨比二娘的房間停留多久，依稀也就幾十秒鐘的樣子，便又興沖沖地跑出來，他們直接朝我跑過來，一人一隻毫不拘謹地抓住了我的手，我站起來，那男孩還有些嬉皮笑臉的，他歪著腦袋，十分專注地端詳我的臉，看著看著，他突然衝口對我叫了聲，大嫂好！我狐疑地望著他，我疑惑是不是自己聽錯了，這個皮膚黑黑的小男孩，是他嘴裡發出的聲音嗎？他怎麼會管我叫出中文大嫂呢？正納悶間，那個女孩也學著男孩的字音脆生生的叫了一句，大嫂好！原來

他們均為嘉墨比二娘所生。是嘉墨比同父異母的弟弟和妹妹。

我一左一右立刻擁住兩個可愛的孩子，心頭不禁滾過層層熱潮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我猛然又看到了那個長工的身影，他躲在別墅外的門側，似在偷聽我們的談話，好像還在窺伺我們的行動，我心中陡地升起一股煩躁，我打定主意，決定必須找個機會責問他一番，問問這傢伙為何老是鬼鬼祟祟地盯著我，到底有何居心。我用力咳嗽了一聲，又用力咳嗽了一聲，意在提示他我已經發現了你，還是趕快離開吧。但那傢伙根本沒有領會我的用意，仍堅守在門側。我一面側耳傾聽著外面的動靜，一面芳語漢語參半地問嘉墨比的弟弟和妹妹，弟弟妹妹，你們家的那個長工你們認識嗎？我故意把聲音說得很大，兩個孩子用混合雙語爭搶著回答，認識認識。我繼續詢問，那，他叫什麼名字？他叫科科庫。我指著自己的腦子，他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？不是，他只是有點傻，其實他也不傻，他只是口吃，但他特別害怕別人說他傻。男孩又重點強調了一句，他害怕找不到老婆。

外面傳來輕輕離去的腳步聲。

哦，原來科科庫挺自卑的啊。

自卑……莫非自卑與他的鬼崇行徑有著某種必然的聯繫？不過也不對呀，你既然不傻，既然精神上沒什麼毛病，當然不可能真有毛病，否則嘉墨比家也不可能雇傭他作長工，那麼你為何總是對自己主人家的尊貴客人如此無理？難道……難道他對我產生了某些非分之想？要知道科科庫已經二十多歲了，一個二十多歲的健康的大男孩，身邊似乎又從未走近過女孩，他心裡一定對女孩子擁有著許多美好的幻想，呵呵，似乎更不對了，似乎想歪了，他可以對同族的任何女孩產生幻想，怎麼可能對我產生幻想呢？那，他到底是為了什麼？真是想不明白，想不明白的時候，我就開始在心裡閃過科科庫曾經偷窺我